

302
標點
評註

古文辭類纂

正編



第二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標點評註

古文辭類纂卷二

奏議類(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莫敖，是官名，子華，楚人，古今人表作鄭敖子華，威王名熊商。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天子謙稱。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薄疑，作者。表著，朝臣所立的地方，是說得立于朝的意思。而財於柱國，楚國官名。定白公之禍，寧楚

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

作四境解。

不廉，作敷字解。

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

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

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楚人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

「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摔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

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樊冒勃蘇，就是甲也，晉解。樊音汾。曰：「

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羸，作担，上崢山，

踰深谿，蹙音隻，作足掌解。

穿膝，音願，作病字解。七日而薄秦，作集字解。

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

水漿無入口，瘠音願，作病字解。

而殫悶，旄同旄。

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手，

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樊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

盪，第一次獲罪之臣的自稱。也有作官名解的。

樊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

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

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

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楚國典藉。雞次，或作離次，是散失的意思。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音歷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音憑而能立，式而能起。式，車前橫木，古者乘車，路遇可敬，必俛而憑之。此作憑倚解。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決，用骨做成，著在右手的中指上，以便鉤弦。拾是鉤，以皮做成。韜，著在左臂，以皮做成。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張儀，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以（連衡）之策說六國。始相秦，後相魏，司馬錯，秦人。周程伯休甫之後。蜀，黃帝所封國於今四川成都縣。周衰，蜀主蠶叢始稱王。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

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

伊河洛水。

塞轅轅緱氏之口，

轅音患，緱音鉤。轅轅山在今河南商縣西南。緱氏山，在今

河南偃師縣南。

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

東周西周。

誅周主

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蜀川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作說明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

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秦人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約結（與國）去伐人，又要自以爲主，人自

必息憫怨了。

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

萬物之率。

音帥

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背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

將莫邪。

二名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見（呂氏春秋。）

非得人力，則不能割闕。

音貴，作割字解。

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

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

音鐵。作銛利解。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

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士，

以門轟土而守。

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

也。衛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

通砥。作磨字解。

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

音務。亂馳，叫做驚。

之間亂，

河，指黃河。山，指太行山。

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

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

今河南濬縣之東。爲舊衛國領土。

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

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蒲，一作藹。即古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

北趙縣。

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

強，國罷

疲。讀作

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

作窮字解，是不一知止的意思。

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

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

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

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

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

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

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爲人意也。爲人王的意思。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

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

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作逆字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

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不輕信的意思。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

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

作欺字解。

外不賣，內不反，則積。

同蓄。

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

作矯。

蠹

而不服矣。小國消。

作行字解。

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

從人求物，叫做貸。

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

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

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

作辱字解。

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

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

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

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

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

可跼足。

舉足的意思。

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

空聲。作質字解。

而固，不

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

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

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可使趨我而爲我役。

故明主察相，誠欲

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輪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路同露，皆作乏解。中人禱祝，國中人人爲行所禱。君鬻釀，取死者而掩埋之叫做釀。釀應作祔，作祭字解。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國中虛。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哭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大飲叫做酺。音蒲，此言家庭飲酒爲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同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鏑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檐，音穿，檐蔽，是遮矢石之具。舉衝櫓，櫓，是陷陣車；帶大盾，又爲戰陣高巢車名。家雜總，全家編入隊伍。身窟穴，身入地。中罷於刀金，國中困于兵戈。而士困於土功，築壘掘地等是。將不釋甲，葦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是說刻期而能拔城的已算快的意思。上倦於教，士斷於兵，士卒兵器斷廢。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

滅二子之患也。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長子，上聲。長子，今山西長子縣西南，有故址。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去聲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是說兵常用，雖強亦弱的意思。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五種兵器。弓，戈，矛，戟，戟。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不必用師的。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

之城，拔之尊俎之間；

尊，是酒具。俎，是載牲之器。《晏子春秋》：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於千里之外。

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等

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

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

侯無成謀，

圖伐的計謀，沒有成功。

則其國無宿

作留字解。

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

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

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

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境

境同。

爲守備，

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

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

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

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

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

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

同悅。

於衛鞅之言也。

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

音由。旗約附竿直幅叫做纛，其旁纛橫幅附綴而飛揚的叫做旂。九旂是有九幅。

從七星之旗，

音餘。

此天子

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

作止字

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

一宿爲宿，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往服於齊國之意。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

王垂拱受西河之外，

聖衣拱

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

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

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評語】姚氏戰國策以此爲蘇子之辭，或疑爲蘇秦，或疑爲蘇代，吳師道固辨其非矣。按此篇末引商鞅

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愚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寤惑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

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潛燕昭之時，代常居燕，厲常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燼，其

危亟矣，厲獨爲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忠于爲齊謀者，有異于其兩昆耶？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虞卿，趙人，爲趙上卿。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

講和的趙計未定，樓緩

樂相。時爲

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

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

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

就是傅辦，是幫妻子辦

事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

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

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

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

「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

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

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

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

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

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能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

年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

韓，魏，趙，其先都是晉國之臣。

之交

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國曾和秦國親，後又負反，故秦國攻趙國。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

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秦罷，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以自弱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

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指齊，韓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評語】姚氏史記以始勸趙割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之辭，國策盡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

■中旗說秦昭王

中旗一作中期，秦之辨士也。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如姓，後仕於衛。魏齊。魏臣。孰與孟嘗芒卯？亦作孟卯，見淮南子，齊人。魏臣。對曰：「弗如也。」王曰：「以

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晉國的六卿，就是：智氏，范氏，中行氏，韓氏，趙氏，魏氏。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闊二尺叫一板。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信陵君，姓魏，名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信陵君其封號也。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太后之弟。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高陵君。名顯，封陝西高陵。

。涇陽君，名慍，封陝西涇陽縣。

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國乎？今大王與秦

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

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時韓桓惠王立八年，母后臨朝主政。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

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

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

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矣。闕與，音過余。在今山西和順縣西。秦必

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同背。鄴音樂，今河南臨彰縣西有故城。絕漳滏之水，漳音章，自臨漳北經成安肥鄉曲折而入大河。滏，音釜，水名。而以

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

冥阨之塞，冥，一作鄆，今河南信陽羅山縣境。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

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

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邱城垓津，懷，今河南武陟縣西南，有故城。茅，故城在今河南復縣。

東北。邢邱，即今河南仙陽縣東南平皋故城。垓，音曉，當作延津，延津故城，在今河南汲縣南。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共，今河南輝縣。汲，今河南汲縣西南有故城。皆屬河內。莫不危矣。

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榮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